文藻外語大學公共關係室剪報表格

資 料 來 源：　鏡周刊(1)　　日 期：113 年 09 月 08 日

今年是葉浩返台後的第 18 年。圖為葉浩站在自家陽台，窗內是他的部分藏書。

葉浩熱愛撞球，好友張禮豪說，葉浩打球還會自備球桿。（張禮豪提供）

1995 年，22 歲的葉浩（左）在一般大學生畢業的年紀，成為大一新生。圖為他假期時返台與張禮豪（右）合影。（張禮豪提供）

少時翹課、買禁書、入幫派、被逼吞符水…政治哲學博士葉浩的趕鬼記

葉浩少時蹺課蹺家、加入幫派，甚至輕生抗議原生家庭與台灣升學體制。他 32 年前負笈英國，其實是為逃離台灣；18 年前自英國返台，是為了和父親與島嶼和解。

他的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、國際政治理論、西洋政治思想史，主要議題圍繞處理國內與國際層次上的歷史不義與政治和解。水土不服的學者回到台灣，依然時常覺得「卡卡」，持續在東西衝突、世代衝突之間「調整時差」，近日出版《政治時差．時差政治》，33 萬字理論框架背後，是與島嶼的樁樁件件舊恨新仇。他近年與國中老師和解，也嘗試與父親對話，逐漸趕走心裡的鬼。

台北市體感溫度飆破 40 度，採訪前最後一刻，葉浩一席英式西裝，壓線抵達家門。

「真不好意思，在幫博士生口試…」他彎身卸掉牛津鞋，瞬移至書桌，妻子顏詩麗說他整日未進食，塞來一根香蕉。葉浩馬尾攏在腦後，據說某些哲學系男生受他影響，如今也是這造型。顏詩麗吐槽：「那是因為他懶得剪髮，長到一定程度，就被我喀嚓掉。」

原生時區：基督教外省家庭

他寫作時像被炸過的書桌已收拾乾淨，桌上一尊陶瓷魯迅，絨毛玩偶坐進群書，一只鱷魚緊鄰 3 本《聖經》，矛盾元素在此完美混搭。顏詩麗爆料丈夫寫起書來通宵達旦，生活能力卻趨近零；有次她離家多日，只能先備一桌泡麵水果餅乾，搞得像中元普渡。葉浩沒敢反駁，撈筆電，吞香蕉，訪談正式開始。2 小時過去了，他一口水都沒喝，我們仍停在訪綱上的第一題。

文藻外語大學公共關係室剪報表格

資 料 來 源：　鏡周刊(2)　日 期：113 年 09 月 08 日

52 歲的政大政治系副教授葉浩是倫敦政經學院（LSE）政治哲學博士，師承英國哲學家以撒·柏林（Isaiah Berlin）政治思想傳人約翰．葛雷（John Gray）。他呼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張「用哲學來支撐民主」；參與推動哲學星期五、台灣高中哲學教育推廣學會（Phedo），致力推廣哲學科普。只是哲學辯證與嘴砲往往就在一線間，他近日反省，某些年輕學子恐被聰明所誤，錯把哲學當腦筋急轉彎。

聰明能怎麼賣弄？他曾深諳此道。

9 歲前，他是近乎完美的樣板學生，在校考第 1 名，在教會搶著上主日學，打破第一個小豬撲滿，是為買一面國旗；人生第一幅素描，畫的是國父孫文。「大人喊解救水深火熱大陸同胞，我會哭。覺得神州大陸的同胞好可憐…」

「小時候，我爸總是要我臨摹蔣公遺囑。他書架上充滿黨國刊物，永遠放著《中央日報》《青溪雜誌》（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出版品），還有一本《顯微鏡下的台「毒」》。」葉浩的父親是職業軍人，曾鎮守東沙群島 6 年；他有 2 個姊姊，排行家中么子，「我爸對我只有一個要求：當職業軍人。他不准我從事軍人以外的職業。」

啟蒙時區：哲學抗黨國教育

1982 年寒假，9 歲的葉浩讀了達爾文、牛頓傳記，讀英國啟蒙運動，立志要去歐洲念書。他來自教會家庭，《演化論》衝擊基督教史觀，他把知識拿來質疑教會與信仰，發現吵起架來挺方便，「達爾文給我一個武器去跟家人吵架。我拿《演化論》質問父母：弱者打不過強者，所以人們就幻想出一個偉大的神，好像神會站在人們身後，替我們收拾掉打不過的人。」

聰明是種得天獨厚又成本低廉的相罵本。「11 歲，我第一次接觸尼采，發現用這個吵架更方便。」小學生葉浩常鑽進舊書攤、夜市賣色情刊物的店面，取得各種當時被視為禁書的文學作品。他讀完魯迅，告訴父母，整套基督教倫理，其實建立在阿 Q 精神之上。

他兒時嘗試討好父親，夾菜給父親卻被推開；也曾被轟一巴掌，僅因吃飯「沒有以軍人方式拿碗」；也曾被吊在梁上，打到暈過去。

資優兒童對家庭與學校教育水土不服，他逐漸放任乖學生人設崩塌。被學校派去參加數學競賽，老師讓他做題，他卻問：「數字是人類想像？或者發明？」「如果我們活在另外一個世界，有另一種數學運算的可能性嗎？」

國中地理課，葉浩被指定課前幫老師畫板書。一日，他畫好大幅中國地圖「秋海棠」。「我問老師：東北九省已經改成東北三省，為什麼我們還要背東北九省？老師，你在教地理？還是歷史？為什麼省分、鐵路都變了，聯考還要考？然後，被罵到臭頭。」

許多老師對他祭出體罰，甚至命同學當眾剪掉他頭髮，作為警告手段。國中導師把葉浩母親叫到學校罵，當眾羞辱。他則持續個人微小的抗爭，「我成績還是很好，但故意不寫作業。學校派我去比賽，我去了現場，但直接繳白卷。」

文藻外語大學公共關係室剪報表格

資 料 來 源：　鏡周刊(3)　日 期：113 年 09 月 08 日

他逃家，發現半夜街上只有 2 種人：賣膏藥脫衣舞的人，以及「湊在一起聽神祕演講」的人。他偷聽見人們討論「海外黑名單」「228」。「我覺得，台灣好像有個很大的祕密。我回家不停問：『228 是什麼？』我爸說：『不要亂講話！小心被抓去槍斃！』」

「我爸最喜歡講『你就跟別人一樣就好，不可以嗎？』我說：『不可以！』」我們向他確認，父親是你生命裡第一個要反抗的對象？「對，要反抗！他是我第一個要反抗的（人）！很小的時候，我就跟我爸說：『你不能反抗你的長官，所以就打我出氣！』」

抗爭時區：屠狗輩挺讀書人

說起生命裡的一地雞毛，他語氣悠悠，舉重若輕。他奶奶想救孫，求助教會系統的神；母親則瞞著篤信基督教的公婆，半夜拖兒子出門，各種求神問卜，要他喝符水，以求恢復「正常」。

「我爸來硬的，我就讓他打；我媽玩另一套，把自己關在廁所、不出來，這我無法招架…」用現在的話來說，是被情緒勒索？他大笑，「對！情勒！她哀怨人生不幸，上輩子造孽，啊，但基督徒（家庭）不能說『上輩子』，所以我媽花很多錢去拜陰廟，那些人說，這孩子一定是被女鬼纏身。」

葉浩有沒有被鬼纏身，沒人能證實；能確定的是，他人生幾樁鬼故事，皆帶有強烈威權遺緒。「國中老師說：『聯考就是戰場。到了考場，朋友全部變敵人。所以，你們現在不用交朋友。』我心想：見鬼了！我外面朋友都是真正的兄弟！」「這像不像新自由主義告訴我們：政治全是利益算計，只要大家一起賺錢發大財，把歷史往後拋，就沒事了？這種論調，一直令我反感。」

「我和兄弟們騎機車，穿喇叭褲，車上喇叭播王傑、趙傳。現在想起來，我們其實是在抗議這個社會。」仗義都是屠狗輩，對葉浩這個讀書人來說，所謂「真正的兄弟」，是他曾加入高雄某堂口，整天廝混的幫派成員。將近一年，他每天在撞球檯下讀魯迅和胡適，讀完削竹子出門打架，「我跟兄弟聊哲學，他們都很認真聽。」對方能理解嗎？葉浩搖頭，「聽不懂。但他們會說：『你講的應該有道理。』」

1989 年，中國爆發六四學運，葉浩就讀道明高中一年級，參與聲援抗議；隔年台灣爆發野百合學運，他繼續到處遊蕩聽演講，摩托車上播的都是〈歷史的傷口〉〈沒有煙抽的日子〉。

低潮時區：寫好遺書放胸口

「我不再去學校了，也決定不接受高中教育。」蹺課蹺家多時的葉浩退學，媽媽偷幫他報補習班、繳了錢，要他重考。他選了文藻外語學院，最大誘因是「免修三民主義」—「選文藻，可以避開所有高中正式課程。我可以專心讀外語。」

「這傢伙不跟人打招呼、好像跟大家格格不入，但他早慧，很早就顯現出來。」葉浩同窗、藝評暨獨立策展人張禮豪回憶，2 人同樣主修法文，卻都不去上課，「我們蹺課打撞球，一邊考彼此法文，背了很多法文。」

「文藻當時是貴族學校，我們都是窮人家小孩。葉浩把所有打工的錢都拿去買書。」張禮豪回憶，葉浩特別關注存在主義，「他想念哲學，但他爸不覺得這是有用的東西，所以有些爭執。」

讀了外語，葉浩更嚮往前往歐洲。錢是最大問題，家境不允許，內外衝突不斷，17 歲最後一週，他選擇輕生。他語氣依然舉重若輕，「我有寫遺書，放這兒。」他指指胸口，「我在醫院躺 36 小時，醒來發現遺書不見了。」